

副刊部主编
责编 / 符焯 校对 / 常宝萍

岁月静好 长寿中秋

◎方绪南

那棵千年银杏树，是长寿的镇街之宝。秋风拂过，银杏掉在地上，“刷刷”地响。老人和孩子便将那果子拾掇起来，剥出果肉，它们可以制作出长寿人“情席”十大碗中冰糖炒白果。

阴历与阳历，总是如两个孩子在追逐打闹，为了不将季节错位，农历每隔几年闰一次月，于是十来年中，会有一次中秋与国庆严丝合缝地重叠在一起，有时会相差几日。人们在这喜庆的日子里，总要安排很多喜事，如婚娶，孩子出生三朝满月；或某店铺开张、升级，抑或是超市几周周年庆活动等等。长寿街张灯结彩，歌舞升平，乐队、鼓队、花灯、狮舞龙腾，好不热闹。

如今的中秋节，给人以感观的吸引；昔日里的中秋节，给人以味觉上的快感。我小时候住在离长寿街不远的保联村，那时农村人太苦了，各生产队总有一条年老不能耕地的牛，人们会精心把它饲养壮一点，在中秋节的前一天宰杀出来，好精肉分成若干份，按人丁计算分到各家各户。牛的头骨及脊椎架子，所有的内脏淘洗干净，放在特大号铁锅里炖，第二天早上将锅里已与牛骨头分离的肉捞出来，又将那内脏也捞上来，切碎，就成了人们喜爱的牛杂，于是在中秋节的上午，人们都拿着钵碗和炉罐，排队等候保管员分原汁原味的牛杂汤。牛肉用辣椒爆炒，莴笋与牛杂汤一起炖得烂熟，鲜美无比。

一百零一岁的彪老子和九十九岁的妻子孺子娘他们原来住在乡下。中秋前后是乡下最充盈的季节，天气少了那份燥热，蔚蓝的天高远空洞。到长寿后，近二十年来，每年的中秋节，他们几乎都与几个老人，在那株千年银杏下赏月。身边点燃着自制驱蚊的艾条，彪老子拉得一手好二胡，悠扬的琴声袅袅升起，似去迎接东天边的那轮皓月。就着茶几上的几样果子，烟茶，清酒，他们快乐地过节。他乱世时跟着守寡的母亲生活在山里，新中国成立后迁到城里生活，2000年初，随儿子们住进了长寿街。

那时，中秋是乡人过得最愉快轻松的节日。生产队上粮仓里有新收获的谷子，老百姓心里就不慌。中秋节里，包上一包粽子，一包挂面，一只拳头大小的小鸡，作为礼物，去走亲访友。联产到户后，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拿实物送节了，改换拿现金打红包，后来，干脆现金也不拿了，亲戚之间，团团圆圆吃餐把中秋饭。

过去的中秋晚上，每个屋场，都按汨罗江流域的习俗“烧塔”。传说元朝后期，元人时时提防汉人造反，朝廷要求老百姓每五户为单位，共用一把菜刀，不能有其他利器出现，由一耪耪管制，人们晚上不能外出，每户晚上不准关门闭户，以便元兵出进自由……有反抗精神的湘东人决定组织一次杀耪耪的行动，就以明月高挂的中秋节夜时为准，每个屋场，用瓦片堆砌的“塔”被烧得红彤彤的时候，暴动开始。烧塔，谐音为：“杀耪耪”，

此习俗一直沿袭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中秋夜里赏月当然必不可少。一家人团团圆圆欢聚，每家的小方桌摆放在屋前的地坪里，有拼盘摆放：中秋月饼，还有由麻片、米泡糖、薯片，大豆芝麻炒米泡合成的果子。水果有梨子，枣子，红瓢柑……中秋节并不要如过年一样花很多的钱办很多吃的，只是斋果子多。人们说说笑笑，唱唱民歌，吹吹洞箫或笛子，拉扯一下二胡，度过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中秋节。

每年的中秋节，玩得最开心的是孩子们，他们胸前挂着红线编织的网袋里装着刻有正楷“秋”字的月饼，孩子们口袋里盛的是熟花生、芝麻豆子炒米泡。还有米泡糖、芝麻糖等，这糖是纯天然的大米熬煎出来的“小糖”或白糖。夜晚，他们天真好奇地望着月亮里的杵杵树、嫦娥宫的嫦娥大姐姐，还有桂花树，仿佛还听到吴刚伐桂花树的声音，还有玉兔“唧唧”的叫声。跟大人坐不了一刻钟，就静不下来了，到月光下去捉迷藏。去门前大塘边采摘莲蓬，或嗅着还在开着的荷花的清香。

彪老子回忆，他们刚来街上的那几年，长寿街各斋铺里，在中秋节前几天都要热闹忙碌几天，做中秋饼的木槌子在夸张地响着，满街充满着一种五谷杂粮的好闻的味道。在中秋节的前几天里，做饼师傅是最忙的时候。人们都用麦子来兑换中秋饼，准备送节。街上的各铺店比往常要丰富多彩多了。各种馅子的麻子饼和酥饼摆在显眼的位置。还每每见到中老年人在街边摆上矮矮的小方桌：几样别致的食品：有传统的松软的酥饼、盐皮干，豆子芝麻炒米泡合成碾碎的粉、枣泥，炖泡的梨子等小吃，茶壶里有烟茶，酒壶里有乡里打的谷酒或浸得微醉的药酒。中秋的月又圆又大，与人挨得那么近……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吃文化嬗变了。人们唯恐“三高”，常常在运动中体现快乐，以家户为单位赏月的形式，在不知不觉中扩大化了，人们的幸福和快乐指数也升级了。

唯有彪老子夫妻俩，以及那几个德高望重的九十多岁以上的高寿老人们，执着地认定，千年银杏树下，才是他们最理想的乐园，才是赏月的最好所在。中秋夜，四街八巷荡漾着桂香，鹤发童颜的他们沐浴在如水的月色中，不时抬眼仰望挂在千年银杏树梢上的明月，路过的人们便生出岁月静好的感慨。

中秋夜摸秋

◎万明

秋天，秋风，秋月，我倚在楼头，于怀乡之中打捞几十年前的往事，不禁忆起与小伙伴们那一次难忘的“摸秋”。

在乡下，每逢晴好的中秋节之夜，我们这些小孩该忘不了参与“摸秋”。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中秋之夜，谁家菜园里的蔬菜瓜果，我们小孩子都可以摸回去，不会被视为偷窃。这规矩从古时起一直流传下来，对孩子们来说，无疑是一种很大的乐趣。

小时候，在中秋节来临几天前的几个晚上就会激动得睡不着觉，翻来覆去，巴望圆月的中秋早点升起。

记得那年的中秋月，特大，特圆，像上堂屋里摆放的磨盘，挂在西边山峦高高的枫树梢头。我和姐吃过娘亲手做的汤圆和从镇上买来的石榴、山梨之后，背了一个小布袋，屁颠屁颠地加入了由十几号山里娃组成的摸秋“游击队”。领头的是姐姐，她一挥手，我们就出发了。我们像一道欢快的小溪流，流淌在银色的月辉之下。

不一会儿，我们分成了许多支流，走进花生地，走进南瓜棚，走进辣椒园。只剩下我和姐了，我们在洒满月光的田间小路上疾走。凡有瓜果的地方都被他们先下手为强占领了，我急得鼻子差点当烟卤，气冲冲地对姐说：“都是你安排得好，让人家抢在前头，我俩去哪？”

姐也一时拿不定主意。

过了半晌，我忽然想起村外一两里路的地方有小树林，那树林子里夹有桃树、梨树，桃子早已采过了，唯有梨树挂满了梨。前几天学校搞勤工俭学，拾野茶子，打那儿经过，梨子熟透了，黄澄澄的，在秋风中摇摇欲坠，煞是诱人，我本想去摸，又怕老师批评，只好吞着口水离开了。

把自己的所见所想和盘托出，姐听了，点了点头，脸上

中秋诗意浓

◎昭晖

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是咏中秋的名作，是我最喜欢的一首词。我第一次接触它，在高一年级的中秋夜。那天晚上，我们二十多个没有回家的学生汇合在田径场，班主任张老师是我们的语文老师，他从家里给我们拿来一大袋月饼、水果、瓜子，他提议在场的每一个人出一个节目，自己率先朗诵了苏东坡的这首水调歌头，并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解了这首词的种种妙处，说其中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更是千古流传的佳句。他说，这首词是苏东坡在神宗熙宁九年中秋之夜所作。当时，他正任密州太守，他的弟弟苏辙则在济南，兄弟俩已经阔别七年。此时苏东坡政治上很不得志，心情非常郁闷，但他并未因此而消沉、颓废。他以浪漫主义的手法，通过想像设问，展现中秋月宫的奇幻美妙，借自然界的现象来抒发离愁别恨，寄托自己对于生活的美好祝愿，是历朝历代中秋诗词中的翘楚之作。

张老师的话音刚落，我们班的文娱委员便声情并茂地演唱了邓丽君版的《明月几时有》。她美妙的歌声赢得了一阵掌声。轮到这时，我朗诵了李白的《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虽然这首诗写的不是中秋节，但还是符合张老师给我们规定的节目范围：与月亮有关的。背到后面的几句，由于紧张，我有点结结巴巴，但张老师还是表扬了我，说我记忆力不错，说他也很喜欢这首诗。

接着，班长朗诵了张九龄的《望月怀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

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班长是我们班年龄最大的，二十岁了，他是当兵退役以后上来的高中。他说张九龄的《望月怀远》，望月引起怀人，浓浓的思念和淡淡的忧愁触手可及，写出了离家在外之人在中秋之夜的共同心境。他在部队的两年，中秋之夜，他的老班长总会给他们讲到这首诗。

那天晚上，学习委员表演的也是诗歌朗诵——徐志摩的《两个月亮》：“……她不忘故宫的琉璃，三海间有她的清丽。她跳出云头，跳上树，又躲进新绿的藤萝……”学习委员和文娱委员是发小，我和她们住一个宿舍，从小学一年级起一直在一个班，学习委员朗诵时，文娱委员为她伴起了舞。皎洁的月色下，穿着白色连衣裙的文娱委员舞姿翩翩，仙气飘飘。我当时想，她们成绩比我好，见多识广，多才多艺，学习上还特别发奋，我唯有努力，才能够缩小和她们的距离。

“天将今夜月，一遍洗寰瀛。暑退九霄净，秋澄万景清。星辰正光彩，风露发晶英。能变人间世，偷然是玉京。”那天晚上的压轴节目是张老师给我们讲解刘禹锡的《八月十五夜玩月》，他说，这首诗描述了诗人月夜漫游太空，神往月宫的幻想之旅。同时，诗人又不忘人间百姓疾苦。这首诗幻想与现实巧妙结合，出神入化。张老师最后希望我们在高中阶段的努力学习，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

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一个中秋节。中秋节又来了，嫦娥倚着桂花树，抱着雪白的玉兔，望着月色下金色的田野，看着举杯相庆的人们，定是深深地羡慕。中秋节又来了，围着数千年来不变的布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浓浓的诗意在心间荡漾，在大地流淌。

老一辈的人说南湖有四十汉。螺丝港就是其中的一道湖汊。螺丝港的“丝”应该是“螺”，有人说是因港里的螺蛳多而得名，也有人认为这条湖汊的形状像个螺蛳，因此称为螺蛳港。只是“螺”字笔画多很难写，就简化成了“丝”，就像南湖东边的“螺蛳岛”，也是简写成了“螺丝岛”。

上世纪五十年代，螺丝港一带几乎没有什人烟，港的东边就是金鸡山，每逢洞庭湖的涨水季节，螺丝港的湖水就环绕在金鸡山的西北面。后来南湖与洞庭湖之间建了调控水位的电闸，南湖水位受到控制，南湖渔场便在螺丝港修了一道堤，方便人们前往金鸡山。那时城里的学生娃就是从螺丝港上金鸡山摘毛栗、游玩。1958年“大跃进”，城关地区大办工业，螺丝港建了一家钢铁厂，后因原材料、销路、技术有问题，钢铁厂下了马。1963年岳阳县月田机械厂迁来螺丝港，在钢铁厂基础上办起了铸钢社，后改为金星铸造厂，主要生产鼎锅、平锅、瓮缸，也生产过农民耕田的犁铧。

铸造厂鼎盛时达到三百人。1970年，巴陵戏剧团演员全部下放企业劳动，团长李筱凤和角名员岳福被调到铸造厂做铁锅。据说当时有些年轻人瞧不起这两位唱戏的“黑鬼”，总是想挑畔几下。一天，年过半百的朱岳福用两个指头轻轻一夹起一根十多米长的钢筋，举过头顶又轻轻松下，令旁观的青工佩服得五体投地，从此他们再不敢造次了。

1974年秋，螺丝港的铸钢厂在岳阳历史上办了一起值得记载一笔的大事。这一年铸造厂抽调了五十多名职工，用三十多架自制手工艺烟土盒，组建了一个手工艺烟土车间。开始日产量六十条，产品供不应求。1975年改手工艺烟土为机制卷烟，日产“岳阳楼”“君山”“花灯”等品牌卷烟五十到七十箱。1975年12月上面恢复岳阳市（县级市）建制后，铸造厂卷烟车间对外改称岳阳市卷烟厂，并在五里牌征地六十多亩，准备动工扩建新厂，但由于当时项目争取的力度不够而下马停产，在螺丝港存了四年的卷烟厂于1978年6月正式关门……

继铸造厂之后，岳阳市瓷厂、岳阳市机电公司等市属工业、物资企业也先后落户螺丝港，使昔日偏处荒郊野外的螺丝港逐步有了生气。毗邻螺丝港的金鸡山也开始筹建电视转播台和公园。特别是原建在城内梅溪桥的岳阳拖拉机修

螺丝港的变迁

◎刘衍清

配厂也开始利用原钢铁厂的一部分用地加上新征土地，逐步迁建于螺丝港东的金鸡山下，最初更名岳阳冷冻机厂。在德胜南路开通之前，螺丝港是人

们前往冷冻机厂的必经之路，这儿人气越来越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我与螺丝港的接触逐渐增多，主要是瓷厂的吸引力。岳州窑青瓷是唐代六大名瓷之一，瓷厂在保留日用瓷生产的同时着手发展工艺美术瓷，同时也有意恢复岳州青瓷，并引进了老画家葛尧民和周国防、邓忠廉等一批工艺美术师，也试制了一批产品，“大头鞋踏遍岳阳城”跑新闻的我也就因此经常去螺丝港采访。

我还真的与螺丝港有缘，后来在这里一住就是六年。那是1986年初，我由市城建局办公室调任南湖区区委宣传部任新闻专干。当时区委区政府机关大楼刚建不久，我只知道建在螺丝港，但从未去过一次，只是在电话中与宣传部的童开国部长通过电话。上班的第一天我把年丰巷与螺丝港交接处的税务局当成了区委区政府大楼，一上楼才发现找错了门，当时的区机关大楼在螺丝港的东头，要走过一大片荒地才能到达。

不久，我搬进了螺丝港的机关宿舍，后来因一楼光线太暗，领导把我安排到螺丝港南头的南区国土局新楼住了一段时间，机关新楼建成后又搬了回来。那时的螺丝港已陆续建了不少房屋，南区法院、检察院、文体局都在螺丝港先后建了办公楼和宿舍，螺丝港的港只剩下一条狭窄的“龙须沟”，其大片水面都退到了瓷厂的背后，但仍是南湖渔场的养殖水面。我借住区国土局家属楼二楼时，丰水季节水涨到了楼下。1988年夏天，时任《岳阳晚报》总编的梅实还和他的几位钓友来到我家，坐在地坪里钓了一次鱼。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被调去新闻单位当专职记者，也就离开了螺丝港。不久，螺丝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南区区委区政府大楼拆除后成了青年路立交桥的甬道。铸造厂整体拆除了，市机电公司也腾了地，成为立交桥的桥基和公共绿地。市瓷厂除了留下职工宿舍，整个厂区成了房地产开发商的“金铸饼”，眨眼变成了“雅典新城”。而铸造厂也剩下唯一的一株雪松伫立在美轮美奂的立交桥的绿地，成为螺丝港沧桑岁月的见证者。

张谷英老屋记(外二首)

◎毛一民

三伏天燥热
蝉鸣把日子叫得热滚滚
老屋的巷子那么宁静
风拉成一根线
隐藏在隐忍的事物暗角

我把一只脚
伸进猫狗经常出入的墙洞
一股沁凉从裤脚钻入
经过大腿、小腹直达心口
五脏六腑遍布说不出的爽快
烟土墙高得难以想象
青砖和木柱里面
吐出被烟火熏黑的岁月
冰裂花、寒梅、翠松针
各种各样的雕花开在格栅窗上
木质的内心吐出哑语的音色
沧桑磨去她脸上半的妩媚
但老屋气质犹存

巷道像人的血脉一样
在老屋身体里穿行
老屋里的
都是老屋流动的血液
只要人在
历史的活态像蝴蝶的翅膀

月亮光光

我总是在月圆之夜打开窗户
让心里的老朋友一个个进来
月亮光光
坐在我的床边
我们默默地对视
用无声交谈
在谈到故乡的时候
月光把我的床单
浸湿了一大片
一轮明镜就挂在窗外
照着我童年骑过的竹马
一片宽阔的稻田
煤油灯撕破黑暗
点亮低矮的茅屋
和我目前居住的城市
月亮，跌跌撞撞行走在
不断冲向天空的高楼
白炽的路灯下
再也找不到月光撒下的悲悵

农舍

一片桃花
两片桃花
三片桃花
从桃树的虬枝飞落
满地落红
不是无情之物
大片禾苗
体态现出身孕
大片绿色
抬头望着高远的天空
老樟树的荫棚
递来丝丝凉意
一群鸭子睡在暗影里
一动不动
风静如处子
池塘脸色墨青
孩童的铁环滚走阵阵雷声
一塘青铜明镜暗藏碧玉青墙
一条田埂扭了又扭
苦瓜花牵成细线
它的小喇叭护送我回家

那年，外孙女上初一了，女儿给她报了三个培训班，分别是作文、数学和英语，相对别的孩子来说，这说多也不多，听说有的孩子报了五六个培训班，周末除了白天上，晚上也没有休息的。外孙女的三个班占用了她周末的一天半时间，还能休息半天，在我看来，不算过分。

有一个周末，外孙女悄悄地对我说：“外公，我最爱周杰伦，我喜欢唱歌，我想报音乐班，我还喜欢羽毛球，你和我妈妈说吧。”我将外孙女的话如实转告给女儿了，女儿说，她闺蜜的孩子前年报了英语班，学了一段以后突然不想学英语了，虽然孩子不是很排斥，但也不是特别有兴趣，有一天孩子自作主张转到了书法班，其父母也听之任之，结果今年中考英语才考了九十多分，她以总分五分之差被重点中学拒之门外，您说您外孙女是不是可以松懈到报兴趣班了。女儿这么笑着一问，我无言以答，万一外孙女会考不到理想的高中怎么办？我只好对外孙女说：你要去报音乐班和羽毛球班恐怕行不通，但外公可以给你买个最好的迷你羽毛球，你每天可以听听，星期天下午，外公可以陪你打打羽毛球。

外孙女在我这儿没有得到她想要的结果，鼓足勇气大着胆子和她妈妈求情去了。结果那天晚饭后，女儿给外孙女上了一堂思想课，崽崽呀，我已经没有很逼你了，不论你是否愿意，你必须去学，我是你的监管人，我不会害你。在竞争如此激烈的今天，让你输在起跑线上，就是我的失职，你长大后，会理解我的，古人说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至今没有过时。

外孙女听了她妈妈的话，没有吭声，只是点点头，去做作业了。

外孙女上培训班的几年里，她的作文课老师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个周日的下午，天气晴好，我们爷孙俩在附近公园的一个坪里打羽毛球，这时走过来一位老太太，约莫六十多岁，穿一件改良布旗袍，很斯文的样子，她笑眯眯地看着我们打球，一会，外孙女发现了她，跑过去亲切地抓住老太太的手，对我说：外公，这是培训学校的孙老师。原来孙老师就住在女儿家不远的的一个小区。那天打完球回家的路上，我和孙老师聊起外孙女的作文学习情况，孙老师的话让我有点讶异。孙老师说，外孙女很有悟性，作文写作进步神速，这一点，我们都感觉到了，她的作文几乎每次都成为范文。按照惯性思路，我以为孙老师会说，要坚持学下去，巩固胜利成果。谁知，孙老师说，外孙女学完这一年，作文课可以停了，让孩子多一点自主学习的时间，效果会更好，也有益于孩子的身心。我不由得对孙老师刮目相看，想起去一些培训学校咨询时，导购老师巴不得你一口气选上六门才好。孙老师见我惊讶的神情，有些难为情地说，她去培训学校上课，也是情非得已，她老公得了重病，将家里的积蓄掏空了，而后续治疗还需要很多钱……孙老师说，她并不主张让孩子像一架机器一样学习。

一转眼，小外孙女也上初中了，她运气好，赶上了好政策好时光，不用上那么多课外班了。她的英语不太好，女儿准备开学后给她报个英语班，现在也改变主意了。女儿英语非常好，她准备自己腾出点时间来，用心教。我说，这是对的，你们做父母的无论是学习上还是生活上都要抽点时间来陪伴孩子，不能当甩手掌柜。小外孙女说学校开设了许多兴趣班，她都喜欢，都想参加，比如游泳、排球、音乐、厨艺、园艺等等，我对她说，建议她报两个班，报多了，顾不过来。她想了一会，准备报游泳班和音乐班。已经读大学了的大外孙女在一边嘟囔道：我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课外时间就是在做作业和上培训班。妹妹真幸福。

兰保撰



课外班
◎应崇